



乡邻叫他“好”，唤他“移动的120”

“赤脚医生”刘永生43年守护村民健康，无愧“最美潼关人”

“他把自己的房子让给病人结婚，自己和老伴在村卫生院里“蜗居”近30年。“住在卫生院多好，离病人最近，有紧急情况，随时就能处理”

他被村民亲切地唤作“农民的健康卫士”和“移动的120”。不少当地人说起他，用得最多的只有一个字——好！最近，他获得了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

本报记者陈晨

在给患者看病前，刘永生总会把听诊头在掌心焐上几秒。43年的村医生涯里，这个下意识的动作，他已记不清做过多少次。

“病人身子弱，听诊头凉，焐热了能舒服一点。”刘永生说，听诊器连着心。

在晋陕豫三省交界的陕西省潼关县，秦东镇荒移村卫生院的刘永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秦东一带的四里八乡，谁家有了病人，只要一通电话，这位中等身材、有些谢顶、脸上总是带笑的中年男人，就会背着医疗箱及时出现。

43年来，超过10万人次的患者接受过刘永生的治疗。不少当地人说起他，用得最多的只有一个字——好！这是淳朴的农民对别人极高的评价。

上个月，他获得了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。

编外“赤脚医生”

国庆假期刚过，刘永生穿上白大褂，背着医疗箱出诊了。虽然每天都要用，他的白大褂仍一尘不染。出门前，他又特意清点了一遍医疗箱里的设备。

已届花甲之年的编外“赤脚医生”刘永生，一点没有停下脚的意思。

刘凤琴是刘永生眼中一位特殊的“亲人”。每隔一段日子，他都要上门为这位80岁的独居老人送药和检查身体。

“阿姨，最近饭量怎么样？”“血压控制得好不好？”“睡得好不好”……寒暄之间，他的双手又焐住了听诊头。

刘凤琴从炕沿起身，急着要拿些吃食给刘永生。她身后的墙上，挂着已故老伴杨志学的遗像。老杨曾是抗美援朝老战士，在世时患有淋巴瘤。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，刘永生常常上门送诊，医药费分文不取。

送走杨志学，刘永生又主动挑起照顾刘凤琴的担子。“我一身都是病，高血压、心脏病，还得过脑梗。永给我看病从不收治疗费，白天喊白天到，夜里叫夜里到。他总是说，老杨是国家的有功之臣，他有责任照顾好我们。”刘凤琴说。

“永”，荒移村人们都这样称呼刘永生。在关中方言里，只叫名字中的一个字，是最亲切的称谓。

“赤脚医生”脚板勤。刘永生出诊的范围，近到秦东镇周边80多个村子，远及山西、河南20多个村。



▲10月9日，刘永生为潼关县秦东镇荒移村患病的村民党海生上门送诊，本报记者陈晨摄

出诊之外，多数时候他都在村里的卫生院。不大的诊室内，时常坐满病人，有本村本镇的，也有从附近乡镇赶来的。患者送来的锦旗，年代由远及近，一层叠一层，挂满了卫生院好几面墙壁。

“刘医生治病特别细心，态度好，药也开得便宜。”10个月大的女儿病了，姚娥娥再次从15公里外的潼关县安乐镇毛沟村舍近求远而来。

几个月前，女儿第一次发烧，她慕名来此，被刘医生看病时的细节打动：接触孩子前，他要认真洗几遍手；听诊时，动作轻盈；**开药前，要问家里还有什么药。**“只要能给病人省钱，刘医生都尽量少开药，但药效却很好。打那天起，我就觉得这个医生可亲。”姚娥娥说。

刘永生的手边放着几本接生记录簿。这是他行医多年养成的习惯，每接待一位病人，都要做详细的笔记，将病因、发病日期、血压等检查数据一一记录在案，形成健康档案。复诊时查阅记录，就能了解医治和康复过程。

遇到初诊病人，刘永生还不忘让对方记下他的手机号，并叮咛一句：“只要有问题，不论迟早，随时随到！”

17岁战“麻疹”

在有1500多名村民的荒移村，只有上了年纪的人，才说得出村名的由来。

早年间，先人们自山西逃荒迁移到此，荒移村由此得名。仅闻其名，昔日的荒凉便扑面而来。刘永生幼年的经历，也与贫穷有关。1960年，不到两岁的他从姐姐的肩膀上摔下，腿部重伤。正值困难时期，乡亲们谁家都没有余钱，母亲借钱不成，急得在村头暗暗垂泪。

老支书张振华听闻消息，立即召集全体党员开会，你八毛我一元，凑了20元给刘永生治病。

这段往事，母亲讲过无数次。“是党员救了你，永远不要忘记党的恩情。长大了你要做个医生，让乡亲们都能看得起病。”

1976年，刘永生读高中时，学校办了医疗班。短短一学期的课程，让他与医学结下不解之缘。毕业那年，一场异常凶猛的麻疹疫情侵袭荒移村，3天内4个孩子夭折。

村民抱着逝去的幼子号啕大哭的场景，深深

刺激着刘永生。他找来一个验方，凭借书本上的知识“现学现用”，找了几味药材。煎好药，他先自己服下，观察后发现没事，就急忙端给生病的娃娃。

可是，人命关天，没人敢相信一个毛头小伙子的药方。好劝歹说，终于有人家愿意试一试。

“那天夜里，我一直守在他家门外。深夜，奄奄一息的娃突然有了哭声，我浑身一软，瘫在地上。”40多年后，刘永生依然对这一幕记忆犹新。一碗汤、一把草控制住疫情，村里再也没有孩子夭折。

缺医少药的年代，农村医疗水平尤为低下。老支书眼尖，觉得刘永生是个苗子，派他送去乡镇医院进修。学习归来，他成了荒移村唯一的“赤脚医生”。

那一年，刘永生17岁。

村里病情复杂，上到头疼脑热，下到脚气鸡眼，小到眼睛进虫子，大到妇女生孩子，从荒移村到周边几个乡镇，谁家有病入，刘永生都得应对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他接生的孩子就有上百人。

然而，险情常常不期而至。1990年9月的一天夜里，怀孕7个月的村民马小女突然大出血，被家人送到村卫生所。刘永生一检查，“坏了！是胎盘前置，必须马上转院！”他一边给产妇挂上吊瓶，一边赶忙招呼人手抬担架，把产妇向县城转运。

那个年代，通往县城的公路上车辆稀少。一连拦了几辆车，司机怕担责任，都是一脚油门疾驰而去。好不容易一辆运煤车驶过，司机见状又要开走，情急之中，刘永生直接躺到了车轮下。“这是两条人命，你今天要走，就从我身上压过去！”司机被说服了，孕妇最终转危为安。

经历的危险多了，刘永生便有了双手微微颤抖的毛病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这是什么时候落下的。刘永生深吸了一口气说，当村医是“一手提针、一手提心，病人一出血，我就直冒汗”。

行医43年，刘永生接诊的病人超过10万人次。针对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，他逐渐探索出一套方便快捷、痛苦小、花钱少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。尽管算得上经验丰富，但他依然保持着医生特有的谨慎。

“会预防、能诊断、会看病、能治疗、会转诊”，刘永生为自己定下“15字方针”，“我是村医，水平有限，对病人既要细心治疗，但也万万不可错失良机，更不能耽误病情。”

“蜗居”卫生院

荒移村卫生院，也是刘永生的家。

一间卧室，“藏”在几间诊疗室之中。掀开门帘，双人床、老旧木箱、合不上门的衣柜，几乎就是全部的家当。

他原本不住在这里。

1985年，荒移村谢家三兄弟在自家制作花炮时，因操作不当引起爆炸，三人均不同程度受伤。刘永生和一起赶来的乡亲们，赶紧将他们送到潼关县医院抢救。但因伤势过重，一人截肢失去双手，一人双目几近失明。

“刘医生带着我去西安、郑州的大医院治眼睛。一路上他舍不得吃，给我点一碗饭，自己啃干馍。”49岁的谢存喜说，这些年，刘永生一到冬天就来家里帮忙生炉子，逢年过节还把他接到家中一起过。在刘永生争取来的项目帮扶下，他告别土坯房，搬进了新居。“刘医生就是我的眼睛！”

排行第二的谢双喜伤势最轻。为给哥哥和弟弟治病，他欠了不少外债，到了结婚的年纪，一连相了十几个姑娘都“告吹”。

1990年，目睹这一切的刘永生，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——**把自家住了不到3年的新瓦房借给谢双喜结婚。**“我没房子了还能再盖，如果谢双喜不结婚，他家三兄弟就都是光棍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！”

妻子**王榜花想不通，气得3天不吃饭**。但岳父理解女婿，他劝女儿，“你不吃饭，永心神不安，治病出了问题咋办？再说，永有手艺，以后还能给你再盖一院房。就按他说的，先在卫生院凑合一阵子吧。”

这一“凑合”，就是近30年。直到今天，夫妻俩还“蜗居”在村卫生院里。前些年儿子结婚，刘永生在潼关县城给儿子按揭了一套新房，但老两口总共也住过不到5次。

刘永生倒是乐观，“住在卫生院多好，离病人最近，有紧急情况，随时就能处理。”

“住进卫生院，我最怕夜里的敲门声。但村里病人多，都指望他，也由不得他。”王榜花说。

刘永生上门出诊，极少收诊疗费，用的药也都很便宜。可早些年穷，块儿八毛的钱，群众还经常赊欠。世纪之交，她曾动员刘永生一起到县城打工，风声刚一传开，就有村民上门“打问”，**“永，你可不敢走啊，你走了我们咋办呀！”**

宋茂林就是离不开刘永生的人。

6年前，他的老伴姚印花突发脑梗，刘永生闻讯赶来，急忙将她往医院送。“一路上，老伴给刘医生吐了一身，他一点也不在意。到了医院跑上跑下，帮我们垫钱住院。医生说，老伴可能只有两三个月的日子，让拉回家休养，我心头一沉，当场就哭了。”宋茂林说。

在宋茂林都准备放弃的日子里，刘永生没有放弃。回村后，他开始每天给姚印花扎针、做按摩。**奇迹出现了，5天后，姚印花坐了起来，70天后，她甚至可以走路了。**病情稳定后，刘永生依然每月两次上门做护理，一直到今天。

“这么多年，除了药费按成本价收，刘医生总共只收了一百多元。他是真把病人当亲人！”言及此处，宋茂林潸然泪下。

日记里的“医者仁心”

熟悉刘永生的人都知道，他心软，从不会对病人说“不”。无论严寒酷暑、风吹雨打，只要病人需要，他背起医疗箱就走。

“我从没见过父亲带着情绪去见病人。一有电话他就走，从来没二话。一顿饭吃了热、热了吃，太多次了。”刘永生的儿子刘波说。

王榜花一度替丈夫“亏得慌”：“除了外出学习、开会，他都在村里，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。我俩结婚快40年了，还没有全家一起旅过游。他总是说，自己是党员，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。”

尽管如此，相濡以沫的日子一天天过，她对丈夫更多的还是理解与包容：“他见不得病人受苦。”

刘永生天生乐观，他常把行医中的点滴和健康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，在治病的不经意间博病人一笑，为他们带去几分轻松。

“药物对了方，只要一口汤。药物不对方，哪怕拿船装。”“少吃盐，多吃醋，跳跳舞，散散步”，这些“段子”，荒移村的许多乡亲都能脱口而出。

在不少村民的记忆中，总是乐呵呵的刘永生只哭过一次。那是2013年12月，他被评为“最美潼关人”。从县里领完奖回来已是夜里，刘永生刚进村口，上百名群众自发敲锣打鼓迎接，为他披红戴花。很多人都记得，“那一天，刘永生热泪盈眶。”

如今，刘波子承父业，也成了荒移村的一名乡村医生，父子俩搭档守护着乡亲们的健康。“村里老人多，发病大多是在夜里。父亲总叮嘱我，再累再困，晚上10点前不能睡觉。”

2016年，潼关县成立了以刘永生命名的**志愿服务队**，全县800多名医护人员、乡村医生和村干部纷纷加入其中。荒移村的志愿服务分队有26人，**谢存喜、宋茂林，这些刘永生帮助过的人，也都自愿加入进来。**每到活动日，他们穿着统一的红马甲，活跃在潼关的田间地头、街头巷尾。

“我有理发的手艺，现在经常到敬老院给老人理发。刘大夫是我们身边的榜样，我被他感动着，也想要帮助别人。”宋茂林说。

小时候曾找刘永生看病，而今是潼关县医院医生的郭福，也在这支志愿服务的队伍中。

他说：“在高考失利，人生最迷茫的那段日子，我跟着刘医生学看病，亲眼看到他对病人的耐心、爱心。我最终通过成人高考走上学医这条路，也是受到他的感动和鼓舞。”

由于村组合并，荒移村卫生院已更名为秦东镇中心卫生院东角营分院。从20世纪70年代“一个药箱一把伞，两间瓦房医疗站”，到如今拥有诊断室、药房、理疗室等多个功能室的卫生院，刘永生亲历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变迁。

现在他不仅要看病，还要为1500多名群众提供预防接种、慢性病管理等十余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在40多年前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

“现在条件好点的村民，有病都去县城看了。”刘永生觉得这是好事，说明大伙儿生活好了，对健康也重视了。不过，他仍要为留在村里看病的乡亲们兜底。“小病不出村，大病及时转院。做好院前急救，不能耽误病人。”

自打过了60岁，总有人问刘永生啥时候退休。他大多置之一笑，以一句顺口溜作答：**年过60不算老，农村医疗只管搞，胸中只要有口气，背上药箱不放手。**

“刘医生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，我们离不开他，更心疼他，总劝他注意身体。”76岁的冯秀珍说。工作之余，刘波喜欢翻看父亲的日记，他说从里面可以读懂父亲。80多个已泛黄的日记本，记录了刘永生从医43年来的点点滴滴：一次次抢救病人后的愉悦、一篇篇夜深人静时的思考、一条条健康宣传的口诀……

记者随手翻开一篇：

人的生命是一个括号，
左边是出生，
右边是死亡。
我们人生的事，
就是填满括号。
我愿用精良的医术，
让老百姓快乐健康……

本报记者陈晓虎、邹欣媛

成为“首席美工”、撰写五万字诗文……很难想象这些“耀眼”字眼会和从小患脑瘫、没上过一天学的人联系在一起。这个人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沙塘镇魏李村的25岁小伙李佳。

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李佳一度选择轻生，当生命再次“眷顾”时，他不再呐喊不公，没上过学就用手机总结出一套“学习法”自学文字；瘫痪轮椅18年，他硬是忍受着彻骨之痛不间断练习，靠单拐走路……

受惠于精准扶贫政策，李佳从魏李村来到了县残疾人托养中心。如今，梦想的种子正在他“超级大脑”中生根发芽，慢慢生长。

“18岁，突然发现自己特别傻”

隆德县残疾人托养中心，电子商务部“首席美工”李佳坐着轮椅，正熟练使用软件微调海报。

虽然吐字不清，25岁的李佳却能准确表达所感所思。在他的办公桌上，一张自拍照充满自信，敲击鼠标的手指上还带着时髦的指环。

李佳出生在宁夏隆德县沙塘镇魏李村，两岁时手脚不灵活，站立不稳，经医院诊断患有脑瘫。

“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我却站不起来；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小伙伴们都去学校了，我一个人在家幻想学校的样子；时间一天天推移，母亲弱小的臂膀再也无法抱起日渐沉重的自己……”李佳说，即便如此，他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落差在将来意味着什么。

为了生活，2010年父母带着弟弟远赴新疆，家里只留下了李佳和70多岁的奶奶。李佳拿着父母临走时留下的钱，买了几只兔子，还自己制作了兔



▲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残疾人托养中心，李佳在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充满自信的自拍照（5月16日摄）。 本报记者冯开华摄

笼。不久，兔子产下两窝幼仔，李佳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父母离家的几年里，这些收入贴补了他和奶奶的日常开销。

正当李佳为取得的“小成绩”开心时，他却被残酷的现实“敲醒”。

“18岁，突然发现自己特别傻，我不会干的，别人

都会；我会干的，别人比我干得好。太受打击了，感觉我什么都不行。”他说。

狭小的院子，同情的眼神，内心的孤寂，对于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，倍感压抑的李佳一度找不到活着的意义。

那时，轻生的念头一再闪现。他摇着轮椅来到魏李村的南山，拿出小刀向自己的手腕割了20多刀，最终失血过多昏倒在树林里。

醒来时，母亲已哭成泪人。捡回一条命的他终于明白：既然活着，就要活出个人样来。

李佳说，一旦超越不幸就会发现，原来那些不幸不过如此，虽然过程并没有说的这么简单潇洒。

没上过学，写出五万多字的诗文

由于患病，李佳很少出门，更没上过学。可是，他却拥有“超强大脑”——弟弟背诵的课文、乘法表，他听几遍便能找到规律，倒背如流。

16岁，一件尴尬的事开启了李佳学认字的念头：朋友请他吃饭，饭馆就在眼前，愣是睁着眼找不着。吃完饭很长时间，那无助的一幕总是莫名地困扰着他。

那一年，李佳下决心自学。

难度可想而知。一部朋友赠送的旧手机，就是他认字的工具，借助手机输入法的联想功能，从最简单的字学起，再学习联想出的另一个字，猜拼音、猜字，和电视、报纸等对照，每天倒腾几个小时，只为牢牢记住几个字。“现在我不认识的字，高中生也不认识！”李佳得意地说。

为了熟练地用字词表达，李佳申请了**聊天软件账号，加了500多个网友**。他解释说，枯燥打字容易疲惫，和人聊天，学字更快，还能交朋友。

通过书写文字，李佳找到了情感栖息地。他喜欢夜半时分，点击手机键盘，把心绪以文字单纯地记录。就如他的一篇诗文《夜》中所述：“漫长的夜，四周墨黑墨黑，可我不愿睡去，临窗而立，将我心事付与清风。”

这之后，李佳慢慢学会了使用电脑，虚拟空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。他给自己取名“北极星”，象征坚定、永恒、守护。从只言片语的感言，到《北极星随笔》多篇诗文，再到创作5万余字的小说《北极星的忧伤》，他的故事仍在续写。

“在某个生命的清晨，在那颗启明星牵引下，等待新的一天到来。在某个落日黄昏，在那一抹残阳渲染下，目送一天过去。”

“我写我痴狂，蜚语流言任风扬。爱恨情愁皆是味，尝尝，不负少年自轻狂。”

……

李佳的文字时而柔软忧思，时而欢喜狂放，读过的人大多为之触动，希望文字变成铅字出版。李佳记得，这些文字如挚友般陪伴着他，叩开崭新新世界的大门。

坚持3年，他扔掉了右拐

“我一直坚信梦想能抵达的地方，总有一天双脚也能抵达。”对于李佳来说，靠双脚站立似乎比实现梦想更难。

看着朋友网络空间里的一张张风景照，瘫坐轮椅18年的李佳在新鲜之余倍感失落。看到那些青石板砌成的路、高低不平的石阶，他不禁想：如果没有电梯，没有平路，摆在自己面前的岂不是一条死路？

“我想拄拐走路。”李佳刚开口就被心疼儿子的母亲拒绝了。没想到，快到2013年春节，舅

舅从新疆带回一副拐杖，重新燃起了李佳行走的激情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。

当李佳吃力地拄上双拐，全身重量集中在双臂之后，只站了一会儿，他的腋窝已红肿，汗水瞬间湿透全身。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他仍要有母亲和朋友的帮助，李佳还是会摔跤，腿上、手臂上满是淤青。两周后，他才连贯地走出了十几步。

平路走顺了，李佳开始“极限训练”——走崎岖不平的山路。有时，他一不小心从山坡滚下，身上被石头割伤，他会想办法止住血，爬起来继续走。坚持了3年，李佳扔掉了右拐。

受惠于精准扶贫政策，2017年8月，李佳进入隆德县残疾人托养中心。隆德县残联理事长彭云珠说，除了配有残疾评估、理疗等现代化康复教学设施，中心搭建电子商务中心、人造花制造室等平台，将托养与工疗结合，100多名重度贫困残疾人不只是被政策性托养，他们还心怀梦想。

在托养中心，经过培训，李佳获得了人生中的**第一份工作**：“我想干得比正常员工好，想有一份更稳定的收入，想尝试自己创业。”谈起以后的路，李佳突发现自己有梦想，只不过一直埋藏在心底。

靠着自己摸索图片处理、文案设计和排版技巧，李佳熟能生巧，原来3天完成一套美工，现在只需要一天。即使再忙，他也每天坚持康复训练。对生命的敬畏和坚强的意志，也让他收获了爱情。

去年底，在自治区民政厅和隆德县残联帮助下，李佳在北京免费进行了左腿手术，术后恢复良好。最近，李佳将前往北京接受右腿手术。

身体和心灵，总有一个在路上。选择希望的李佳，双脚和梦想将同时在宽阔的人生道路上“奔跑”，即使起点不同，路程不同。